

抗日名將談南口血戰

(本文插圖刊27頁)

黃潤生

王仲廉發起座談會

今年是七七抗戰五十週年，半世紀前的盧溝橋事變，國人大多耳熟能詳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盧溝橋事變後的一個月，八月七日在盧溝橋東北察哈爾省長城的一個關隘——南口，曾爆發一場硬仗，應是八年抗戰最早的大戰。

在未談及本題以前，筆者想講幾個有趣的巧合：那就是八字。中國人算命合婚都離不開八字，怪的是我們抗日時間也同「八」字打交道。例如瀋陽事件是「九一八」，民國廿一年上海抗戰是「一二八」，廿六年淞滬大會戰是「八一三」開始，而八月七日又有南口抗日戰役。另一種巧合是上述各次抗戰，都是八字頭番號的國軍首先參戰，例如「一二八」及「八一三」是德式裝備最精良的八十八、八十七兩師參加，而南口戰役却是上述兩個師的姊妹師「八十九師」首先出擊。

八十九師屬湯恩伯將軍十三軍序列，該軍尚有個第四師。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是黃埔第一期畢業，因南口作戰有功當年（廿六）年底就升任

八十五軍軍長，接着在廿七年夏，台兒莊戰役，因施奇計大敗日軍，榮獲軍人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，這是當時國軍高級將領很少有的榮譽。

八年抗戰中王仲廉將軍也有一項巧合，南口戰役是他開始參加抗戰。到抗戰快結束，他已升任集團軍總司令，却在河南內鄉縣西峽口打了場大勝仗。王仲廉對這兩個口字地名常自我調侃的說：「這兩口飯真不好吃（比喻兩戰役的艱辛）」。

王仲廉也幽默地說：

「南口是個小口袋，套着日寇使他初嘗苦頭，才體會到中國軍隊不是好惹的，也粉碎了日本鬼子三個月可亡中國的幻想。至於最後的西峽口則是個大口袋，差點把日寇閉死（按戰史載西峽口戰役有四次大殲滅戰），也預兆日本快亡國了，果然不久日人就投降了！」

王仲廉為紀念南口戰役五十週年，特於六月二十日下午在其士林王將軍私宅舉行座談會，出席當年南口戰役來臺袍澤數十人，計有十三軍參謀長張雪中（後升八十九師師長），八十九師二六五旅旅長李銑（張、李均黃埔一期生），另

有第四師團長蔣當詡、萬宅仁，及八十九師營長宋志文、連長國志英等十餘人，國防部史政局副局長王自樂將軍，及戰史家魏汝霖將軍等，均蒞會指導。

蔣公妙計搶防南口

筆者曾參加豫西西峽口戰役，近年來潛心研究此役戰史，此次蒙王將軍指派協助記錄，頗感榮幸。會談自下午三時開始歷時三小時，發言者頗為踴躍，所談多為南口之役在戰術戰技上之得失。筆者聆後深感此第一手史料得之不易。為使廣大的中外雜誌讀者瞭解此戰役之面貌，特將其重點記錄於下：

王仲廉將軍說：

「我十三軍於廿五年夏，在陝北綏德一帶，對陝北毛共殘餘進剿，毛共已成釜底游魂。倘南面東北軍能齊心協力，合力攻殲，不難將毛共斬草除根。可惜當時張學良已受人利用，按兵不動，恰巧此時綏東偽軍李守信勾結內蒙德王，興起百靈廟之亂，綏遠主席傅作義向中央請援，上級乃令我軍撤守陝北封鎖線，轉而馳援百靈廟，解

救了毛共的厄運，個中情由耐人尋味，這是民國史上一痛心之事。但也因有我軍遠戍於綏東，盧溝橋事變後，華北局勢緊張，先總統蔣公因見我軍距離最近，乃於七月底親電指示：『向察哈爾挺進，搶防南口』，當時日本人佔領北平後，已準備揮軍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南下，但因顧慮我軍在綏東，隨時可南來切斷其後方補給線，所以才派一個旅團擬由北平沿平綏鐵路北上，以期阻止我軍的行動。他們想不到委員長蔣公使出妙計，派兵先佔領南口重地，致日軍在作戰初期遭遇到我空前的堅強抵抗，迫不得已乃逐次增兵到兩個半師團之多，這實在是出乎日酋的意外，所以南口之役是給日軍當頭棒喝！

「南口在北平東北，是平綏鐵路南端長城的一關口，其地羣山綿延，形勢險要，對由南來犯之敵，如高屋建瓴，頗能收敵制之利。南口附近雖有若干以前友軍所構築之工事，但多不適合我兵力部署，且數量太少，蔣委員長有鑒及此，曾電令軍長湯恩伯將軍：『無論任何部隊，到達地點必須星夜趕築據點之強固野戰工事，深溝寬壕，必須使敵坦克車不能侵入我陣地。我能固守無失，然後再由左右方面所規定之戰線工事，竭力延長，萬一我全線工事未成，而敵進攻時，我軍亦應固守原陣地，沉着應戰，勿稍慌張，俾後方部隊，得如期赴援，望以此意，向各師旅團營長，深切曉諭爲要。』我將此電文向全師宣讀，官兵均感動而落淚，咸抱殺敵報國，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。

「南口西北爲居庸關，地勢險峻，我酌配重

兵，使成縱深陣地。敵軍於八月七日開始攻南口，久攻不下。嗣乃繞攻我居庸關亦無寸進。但敵每次攻擊均用大量砲兵及飛機，作地毯式轟擊，致我陣地工事全毀，傷亡累累，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。他們每突破我一陣地，我誓必奪回，前後與敵鏖戰二十餘日，其戰果可由日本近年出版的『一億人的昭和史日本の戰（畫）史』中，南口戰役十幾張圖片可以證明，書中多是日軍的飛機或砲兵轟擊我陣地的鏡頭，再就是其步兵及戰車集結的情形，找不到敵佔我陣地後遺骸遍野的照片，雖然有一張擊斃我兩個士兵的圖片，揣情度勢，那可能是在陣地外活動的斥候，被日軍擊斃，却拿來炫耀戰果，日本人好大喜功的德性，實不值智者一笑！

委員長十六道手令

張雪中將軍說：

「南口戰役後，軍長湯恩伯將軍曾說：『淞滬大會戰是委員長蔣公指導抗戰最睿智最成功的一項戰略，它奠定我長期抗戰的基礎。而南口戰役則是他判斷日軍態勢，因勢利導，誘使其向北然後再轉西面山地艱難進攻，俾我能以空間換取時間，得從容在平漢及津浦兩鐵路上部署兵力。』南口戰役在二十天中，一共接奉委員長蔣公十六道親擬的手令，是抗戰中最多的一次。」

八十九師二六五旅旅長李銑說：

「南口作戰初期，本旅五二九團首當其衝，在日軍強大砲火轟擊下，該團羅團長茅垚從容指揮，與日軍在南口一帶陣地，十盪十決，其戰鬥

之慘烈，傷亡之衆，絕不遜於淞滬大會戰。

「此役值得一提的是（一）我官兵在敵猛烈砲擊時，迅速隱蔽於附近山谷或山麓敵砲彈不及之處，迨砲擊停止，敵步兵即將接近我陣地前時，我輕重機槍迅速進入陣地，以熾盛火力對敵射擊，敵因之傷亡慘重，狼狽退去。（二）由八日至十二日午前敵始終未能突破我陣地，十二日下午敵改以戰車二十餘輛衝入我南口鎮陣地，情勢危急。羅團長乃於夜間率領七、九兩個連，在我砲兵及戰車防禦砲支援下，向敵戰車反擊，激戰良久，終將敵戰車擊燬六輛，斃敵兵三百餘人，殘敵才潰去。此役我第七連連長陸桂銓殉國，官兵傷亡三分之一。當時第九連連長國志英，臨機應變，急率該連勇敢士兵數名，以集束手榴彈炸毀敵三輛中戰車之履帶，並予以俘擄，這是抗戰首次以集束手榴彈炸戰車並俘擄，值得一提，不過國連長也因此負傷。」

攻敵不克決不生還

國連長志英說：

「用三個手榴彈縛在一起去炸敵戰車，過去祇聽人講，從沒試驗演習過，這次因情況太緊急，我若不帶頭去拼，則戰局將不堪設想。想不到那三顆手榴彈的威力還真不小，那種八九式中戰車的厚履帶都被炸斷，敵車不能動，駕駛及槍砲手都被打死，才把車擄獲。」

五三〇團營長宋志文說：

「敵兵攻擊雖有強大砲兵及飛機火力掩護，但一接近我陣地就遭我火力殲滅，死傷累累，攻

擊始終不能奏效。乃改以小股利用夜暗偷偷襲我南口西面蘇林口北陣地得逞。次日晚，我除急調援軍向侵入之敵逆襲外，並派騎兵排在預期敵撤退經過蘇林口的兩側埋伏，當我逆襲部隊奏功後，殘敵倉皇撤退行經蘇林口，突遭我伏兵伏擊，此天降神兵使鬼子們驚破了膽，當即四散逃命，將騾馬武器彈藥棄置遍地，事後清查戰果斃敵四十餘名，擄獲戰馬四匹，武器彈藥甚多。」

血肉長城光並日月

王仲廉將軍說：

「南口昔為兵家必爭之地，由於地勢險峻易守難攻，當年八國聯軍之役，及東北軍攻守南口之西北軍，均因正面久攻不下，改迂迴兩側高地，才得成功。日寇襲取此經驗，除派兵攻南口兩側高地外，並鑽隙攻入後方居庸關左右側高地，二十一日我令五三〇團規復右側高地，該團李營長瑾於當晚親率敢死隊，僅攜帶手槍大刀手榴彈，擬乘夜偷襲敵陣，我親自叮嚀並囑其慎重，但李營長臨行誓言『攻擊不下，決不生還』的慷慨壯語。結果終奪回該陣地，使居庸關轉危為安。後敵不斷猛攻居庸關，我陣地均屹然不動。軍長湯恩伯除嘉勉外，並手書『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叫倭奴過居庸。』的詩句贈我。」

「作戰後期敵攻南口右翼八五〇高地得逞，我已無兵可用，乃抽調兵力組成一部隊，由參謀長吳紹周（戡亂時徐蚌會戰曾任黃維兵團副司令官，是一員戰將）指揮，協同右翼友軍第四師石覺旅長所指揮的蔣當詡團，圍攻該處之敵，終於

規復原陣地。此役值得一提的是，蔣團長當詡以機槍迫砲超越友軍上空，對敵行遮斷射擊，才使敵迅速潰敗。這種超越射擊因易傷及友軍，通常都不願使用，此次却發揮威力誠屬難得，這是蔣團長的機智。

「敵因屢攻居庸關不下，乃以強悍的板垣師團突破我右翼友軍防線，旋又分三路迂迴我居庸關後面的懷來及延慶兩地，我居庸關守軍即將陷入重圍，湯恩伯軍長見我八十九師堅守二十日，已達到遲滯敵人，爭取時間之目的。為適應爾後更重要之任務，乃下令突圍。當時全師官兵雖犧牲六千多人，但士氣仍旺盛，均願誓死守此國土，戰至最後一人。但禁不住上級嚴飭不得違令，官兵們才揮着眼淚離開這佈滿血漬的居庸關陣地。轉瞬間這場血戰已屆半個世紀，我以老耄之年，唯一願望官方史政機構，能將此戰役之照片或圖畫陳列於史蹟館內，俾使後代子孫知道這場血戰，也告慰此戰役殉國諸先烈在天之靈，更是我們為中華民族寫下了光榮的一頁史實。」

會後全體攝影留念，這張照片應是最珍貴的歷史證人，因至今尚能集合抗戰最早期戰役的戰友於一堂，恐不多見。

聖文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篇篇可讀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